

# 话说煎饼

□ 葛华

## 赣榆人的主食

煎饼，是赣榆人的主食，也是赣榆土产之一。赣榆人只要有了煎饼，一日三餐无忧，就不怕饿肚子了。煎饼由于美味可口，便于携带储存，因此又是赣榆人外出旅行、出差办公、打工求学首选的自带食品和馈赠亲友的上乘礼品。

煎饼，发源于山东沂蒙山区，盛行于鲁南、鲁中、鲁西及苏北一带。赣榆地处苏鲁交界，历史上曾属山东，地理环境上属沂蒙山余脉，民风习俗与齐鲁大致相同，因此也是煎饼的主产区之一。俗话说：“山东山东，煎饼大葱”，当然也就包括赣榆了。

制作煎饼的原料很多，小麦、玉米、高粱、山芋以及现在已不多见的黍子、稷子，但凡能磨出面粉或制成稠糊状的五谷杂粮都能烙出煎饼。如果把这些杂粮掺在一起，烙出的煎饼味道更香，营养更丰富。用广告语来说，五谷杂粮乃绿色食品，源于大自然的馈赠，食后必延年益寿。

常吃煎饼，确实有利健康。煎饼口感筋道，食用煎饼需较长时间的咀嚼，因而可生津健胃，促进食欲。吃煎饼要有牙劲，能锻炼面部神经，促进面部神经运动，有益于保护视觉、听觉和嗅觉神经的健康，甚至活络全身筋骨，吃一顿煎饼，等于做了一次全身的体育锻炼。有广告词说：“牙好，胃口就好！”的确不错，常吃煎饼，牙口就好。赣榆人之所以长寿，高龄的老人比较多，与长年吃煎饼是分不开的。过去问候老人身体状况能怎么样？老人一般回答是：“还行，还能咬动煎饼。”以还能咬动煎饼来证明自己的身体还算硬朗，这大概也是赣榆人独有的检验自己身体是否健康的最简便的方法吧。

## 吃的方式很多

煎饼，吃的方式很多，简单的有，复杂的也有。便宜的有，奢侈的也有。有卷着菜着吃的，也有空口吃的，总之煎饼吃起来很方便，农民下地干活，捎张煎饼，菜园边上顺手拔棵大葱或摘个辣椒，择一择，卷在煎饼里，边走边吃，又饱肚子又省事，尤其是农忙的时候，绝不耽误农活；渔民近海小取，捎几张煎饼，小包袱腰上一拴，饿了，随手捞个小虾小蟹卷在煎饼里，香里透着鲜；上学的，上班的，起晚了买根油条，割块黄粉，卷起来，边走边吃，到校了，到单位了，肚子也吃饱了；过去农村的孩子到县城求学，远的寄宿、近的走读，哪一个不是捎煎饼，捎咸菜。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赣榆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大部分都是吃着煎饼学到了知识，迈进了大学的校门。甚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干部到县里开会，哪怕是最隆重的三级干部大会，会议通知最后一句总是自带干粮，只管茶水。哪怕你是大队书记，乡镇长，脱产的、不脱产的，一律不管饭。中午休会，吃着自带的煎饼，喝着公家的茶水，就是干部待遇了。即使是今天农民工进城干活，大多数还是自带煎饼，一是节约省钱，二是煎饼垫肚子充饥，吃饱了干活有劲。因此有人说，煎饼是世界上最方便实惠的快餐和即食产品，一点也不比麦当劳、肯德基差。所以著名诗人徐明德在《我们赣榆人》中就曾高歌吟唱：“我们享山川之饶，我们受渔盐之利，山珍、海味，百样佳肴，我们都曾尝遍，最香的还是，煎饼卷大葱。”

煎饼产生的历史，很悠久，大致可以追溯到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制作煎饼的主要工具是磨和鏊子，在粉碎机、煎饼机产生之前，没有磨和鏊子，是无法烙出的煎饼。

据史籍记载，磨是鲁班发明的。鲁班（公元前507—444年），姬姓，公输氏，名班，春秋战国时期鲁国人，所以又称鲁班。鲁班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土木建筑的鼻祖，木工的祖师爷。鲁班制造过攻城用的云梯和战舟用的钩钜，直至二战时仍在使用，他用竹片和木料制成的飞鸢，能载物连续飞行3天，精巧之至，可谓今天航天飞行器的始祖。在鲁班发明磨之前，人们加工粮食是把谷物放在石臼里用杵来春捣，既慢又累。鲁班看见母亲每次春麦都累得满头大汗，就琢磨着怎样把杵臼的下运动改变成旋转运动，后来就发明了用两块坚硬的圆石，各凿成密布的浅槽，上下以轴固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推拉使它转动，把谷物顺槽送入磨成粉状或糊状，使杵臼的间歇工作变成连续工作，这样就大大地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于是磨就产生了。

鲁班发明的磨有许多种，大的用畜力拉，小的用手拐，一般的都是用人推。今天，有了粉碎机，磨已成为历史，但当年，磨的产生，是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进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试想一种极其普通的但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产工具能够一直沿用数千年，可见这种发明多么伟大。

## 发展与鏊子密不可分

再说鏊子。鏊子的出现比磨要早得多。相传远古时期就有了鏊子，但那是石头的。原始部落时期还曾出现过陶制的鏊子，就像今天的大砂锅。夏商周时期的代表物是青铜器，所以那时的鏊子应是青铜铸的，其时鏊子不但是制作食品的工具，还是一种刑具，叫炮烙，殷纣王就曾用这种酷刑诛杀反对自己暴政的大臣失去民心而亡国的。战国时期，铁的出现使鏊子得以大量普及，并一直沿用至今。应该说煎饼的发展历程与铁鏊子的出现是分不开的。

鏊子，三条腿，腿高约6—7公分，中高边低，形同大龟，极像海中的大鳖，因此音鏊。据传说，渤海中有一巨大的龟，名鳖，背负海中蓬菜、方丈、瀛洲三神山，故三足。久慕沂蒙山物华天宝，风景秀丽，某日乘大潮游览沂蒙，兴之所至竟忘归，及潮退，不得回，遂滞山中。今沂蒙山腹地深处，有一天然的石鏊子，三条腿，龟形，面向大海，昂首东望。这大概就是鏊子的原形了。

关于鏊子和煎饼，还有一种传说是诸葛亮发明的。说的是诸葛亮辅佐刘备之初，兵不过三千，将只有关张，兵微将寡，常打败仗。有一次在徐州附近又被曹操打败，被曹兵一路追杀逃向沂蒙山区。刘备的军队为了逃命，所有辐重，甚至连做饭的锅都丢弃了。幸亏诸葛亮熟悉家乡的地形，沿着沂、沭河七弯



八拐钻进大山深处，这才甩掉追兵。曹军将沂蒙山围得水泄不通，刘备率军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几天下来，将士饿得连路都走不动，没有锅灶，看着粮食吃不上饭。还是诸葛亮有办法，他叫伙夫用沂河水将面粉和成糊状，将鸣金收兵用的大铜锣用石块支在地上，底下点火烧热，将面糊舀在锣上，用木棍摊平，很快就煎出了香喷喷的薄饼，将士食后气力顿生，士气大振，一鼓作气，杀出重围。后来沂蒙山区的百姓就学着诸葛亮的办法做出了煎饼。

煎饼和鏊子是不是诸葛亮发明的，我们无需考证，但煎饼盛产于沂蒙山区，却是不争的事实。沂蒙山区的女孩子，到了十二三岁，母亲就要严教其学烙煎饼，并以烙不好煎饼找不到好婆家相威胁，因为煎饼是家家户户每餐必备的主食，作为家庭主妇，不会烙煎饼，那是一大缺憾，将被认为不会过日子，是被家人瞧不起的。所以，那时农村妇女个个都会烙煎饼，真正是家家支鏊子，户户烙煎饼。

煎饼流行于山东大部分地区（唯胶东人吃煎饼），故有“山东、山东，煎饼大葱”一说。苏北地区的徐州、连云港、宿迁一带因靠近山东，历史上也曾多次归属山东，风俗习惯相近。因此也是煎饼的主产区。福建客家人也吃煎饼，当是两晋、两宋时北人南迁传过去的；东北人也有吃煎饼的，那是明清时山东人闯关东，不但拖儿带女，还带着鏊子。因此，煎饼也传到了东三省。近些年，北京、上海、广东、新疆人也盛行吃煎饼，不外乎也是山东或苏北人北上南下闯世界带到了这一美食。毫不夸张地说：“有山东人的地方，就有鏊子，有鏊子的地方，就有煎饼香。”这里所说的山东人，当然也包括我们赣榆人。因为赣榆与山东村庄比邻，阡陌相连，鸡犬之声相闻，风俗习惯相同，历史上曾多次归属山东，1953年才划回江苏。

## 赞美的诗词文章和传说颇多

煎饼是久负盛名的食品，历史上赞美煎饼的诗词文章和传说典故也很多。东晋王嘉《拾遗记》：“江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丝缕系煎饼置屋顶，顶覆，则天漏。相传女娲以来是日补天地也。”南宋宗懔《荆楚岁时记》：“北人此日，（指正月初七）人日这一天）食煎饼，于庭中作之，支薰火，未知所出。”隋代侯白《启颜录》中曾记述北齐高祖大宴群臣时出过一个谜语与众同乐，谜底就是煎饼。

# 徐圩化工厂往事六则

□ 王绪益

徐圩盐场化工厂始建于1958年，是“大跃进”的产物。当时，为了苦卤综合利用，各工区都土法上马兴建小化工厂，人工操作，钢板锅熬制氯化镁，负荷重，产量低，产品单一，效益低下。当时有大高圩、公头圩、朱头圩、老唐圩、宣六圩、小李圩、西二圩、大瑞二圩等8个小化工厂，拥有化工职工和家属（临时）工200余人，业务统属场化工股领导。其中大高圩化工厂规模较大，拥有职工百余名，主要设备有3米4米1.4米钢板方锅3口，其他化工厂则有1.2米铸铁锅7口。主要是生产光卤石、钠镁肥、卤块（氯化镁）三种产品，年计产光卤石1500吨、钠镁肥3000吨、卤块2000吨，由市场统一经销。这批小化工厂终因煤炭紧缺、成本太高，在投产一年以后，相继停产。只有大高圩化工厂运行到1961年4月，即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停产，职工改为盐工。

1992年，省盐业公司成立黄海化工集团，徐圩化工厂由黄海化工集团承包经营。

1995年初，黄海化工集团承包期满后，徐圩化工厂回归徐圩盐场。

1998年6月，江苏金桥盐业公司决定，将徐圩化工并入台南化工厂，整合组建金桥盐业公司银海化工厂，生产计划单列，由台南盐场管理。

2014年1月，银海化工厂整体划归金桥盐业集团化工事业部。同年11月，银海化工厂停产倒闭。从此，湮灭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虽然这个厂不在了，但有些事在脑海中却永远挥之不去。

## 儿时记忆

我记忆中的徐圩化工厂，由大化工、小化工、晒滩池、宿舍区四大部分组成。生产产品车间有氯化钾车间、氯化镁车间、溴素车间，辅助车间是锅炉车间、机修车间、化验室。生活服务设施有食堂、托儿所、茶炉房、澡堂、理发店、集体宿舍、职工宿舍、篮球场、乒乓球室、徐圩地区最高的电视接收天线和电视机。厂门口有小卖部、汽车站，厂内水塔除供化工厂和宿舍区职工用水外，在厂大门口设有管道，为各工区小组前来接水的船供水，由供水船把水运到盐场圩下各家各户。厂内二十四小时灯火通明、热气腾腾，工人们穿着统一的工作服，精神抖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化工厂在当时徐圩盐场是大家向往的地方。

## 看电影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看电影对于我们盐场人来说是最大的福利，徐圩场里有专门的电影队为盐场各工区和单位放电影。场部、化工厂、新生工区放电影我们都去看。记得我和同学沈涛、刘斌三个约定，沈涛家住在场部，如果场部放电影他负责搬板凳，在化工厂放电影我负责搬板凳占好位置，到新生工区看电影由刘斌负责。有一次和同学李洪成两人走了十几里路到西港工区看了一次电影，在西港还碰到了同学古巧琳。

在看电影的回忆中，我们化工厂不但晚上可以看电影，白天也经常放电影。那时电影胶片是客运班车从新浦带来的，如果是上午胶片到场部，来的是新电影，又因排放电影的计划安排得很远的工区，无论安排场部和工区跑片，场电影队会主动联系化工厂，安排白天在化工厂试看。特别是安排寒暑假期间，我们这些化工厂的小孩早早就跑到存放草包的大仓库里，因大仓库窗户隔开室内就黑了，看电影效果非常好。我们把成堆的草包围起来，人躺在里面美美地观看着电影，有时候被保卫科人发现不让搬草包躺着，我们也是口头答应，等着电影一放又开始搬草包了。那个年代我们每个星期看二、三场电影是常事。

## 爬水塔

化工厂有一座水塔，高20多米，应该是最高点，因为塔要往各车间供水，如果低于车间高度，水压不上去。水塔的取水口在两个位置。第一取水口在东墩山间，第二取水口在化工厂边烧香河。小时候我们化工厂这些小孩到车间玩水，找铜卖都是经常干的事，唯有水塔不敢爬。水塔内部是圆形，没有楼梯，只有钢筋镶嵌在水泥墙上，形成凹字形，人要徒手抓住钢筋往上爬，爬到三分之二位置，有一个小

门，还要从塔的外面往顶部爬，一般人没有这个胆量爬水塔。

有一年夏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水塔边的池塘里游泳，衣服就放在水塔边，不知谁提议爬水塔玩到上面看看。并且打赌人人都要上。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尾随大家往上爬，爬到三分之二小门处时，往外面一看，顿觉天旋地转，吓得两腿发软，双手扶着楼的地面站都站不起来。（在）再想往回下，根本没有力气，直冒冷汗。小伙伴们见状一个先下让我尾随，上面一人在我后面下，上下都有人带着一格一格往下降，终于平安到达塔底。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件事，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登过高，现在就是站在楼顶我也站得远远的，所谓的恐高症就是这样被吓成的。

## 洗澡堂

我小时候是在猴嘴化工厂长大的，夏天到大草河洗澡，春秋和冬季在厂里洗澡，如果遇到厂里大修可以到猴嘴街上澡堂洗澡。

1972年，我家从猴嘴搬到徐圩化工厂，因化工厂没有房子暂时安置到新滩工区一租住了有一二年，才知道冬天洗澡是一个大问题。那时场部在辛高圩，辛高圩澡堂平时不开，只有春节前后才开几次，从新滩一组走到街上洗澡要走十几里路，但是能洗上一次澡也是很奢侈的，一个冬季难得洗上几次。那个年代，很多人因为长期不及时洗澡身上长虱子，那种生活状态现在的孩子们是没有经历过的。

后来家搬到化工厂洗澡问题彻底解决。我们化工厂氯化钾车间是几十人的大澡堂，氯化镁车间澡堂中等，锅炉车间澡堂24小时都有热水，只有溴素车间最小气，不是本车间工人家属不让进。有了澡堂好像获得新生一样，春夏秋冬几乎每天都去洗澡，一直到现在这个习惯都没有改变。

## 拾二炭

化工厂有两个锅炉房，一个是锅炉车间另一个是氯化镁车间，二个锅炉都是烧煤。煤进入锅炉，煤面烧成粉状煤渣，而煤块如果烧不透就是块炭，也就是我们小时候捡回家烧火用的“二炭”。

锅炉房是三班制，每个班在交接班时会清理炉膛，把煤结石打扫干净交班。煤渣温度高工人用木降温后用手推车推出倒掉，交接班时是拾二炭最好时机，每天到时间化工厂家属们就会提着篮子去拾二炭，我们这些小小孩如果不是钓鱼，替家里做些能做的事就是拾二炭。大人们会在天还没亮时赶早拾二炭夜班出炉的二炭，等到我们去拾，二炭已经被前面人拾好几遍去了，但是也不影响我们满满一篮子回来，早去的大块让他们抬走了，总有漏网之鱼我们拾点小块的，拾满就住。拾二炭看似简单，其实是技术活，如果你是初次拾，一定会把大块的煤研石抬回家，到家后不能烧还会被人说上几句。我们小孩拾二炭没有耐心，会拾点二炭放在边上，然后偷偷跑到煤堆上捡原煤块放在篮子底下，上面盖二炭，然后大摇大摆地经过了大门回家。拾回家后的二炭堆起来自家烧不完，农村来亲戚会带点山芋瓜果类特产，我们也会给点二炭和沙光鱼干让他们带回去。拾二炭是小时候必修课，至今记忆犹新。

## 父亲承包

我父亲承包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猴咀中学毕业分配在徐圩盐场机关总机房，后来到西港工区当统计员，1966年调台北黄海化工厂，后被连云港市委委中青三结合调到市委工作，记得那时在新浦我们家住在通云旅社。特殊年代我父亲又回到了黄海化工厂并于1972年全家调到徐圩新建化工厂，他在化工行业干了一辈子。

1992年徐圩化工厂已关停，省盐业公司成立黄海化工集团，徐圩化工厂由黄海化工集团承包经营。黄海化工集团领导找到我父亲，让他承包化工厂，主要生产氯化镁，财务从厂里大账走，资金不影响使用。我父亲承包后，对氯化镁车间进行了彻底改造，新上了锅炉设备，产品供不应求，购买产品的货车排队等候，他除了把化工厂工人安排上班外，在农村又聘用了几十名工人，高峰时用工达200多人。家里到处都住满了前面上班的亲戚。1995年初，黄海化工集团承包期满，化工厂回归徐圩盐场，省盐业公司派审计部门对我父亲承包期间账务进行了审计，承包合同解除由徐圩化工厂自行生产，从此徐圩化工厂历史走向结束。